

從禪悅出發的整合之路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立案暨法鼓佛教學院合併進度

◎辜琮瑜（校長室助理研究員）

隨著第一階段校園建設逐日完成，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立案暨與本校合併的相關作業，亦逐漸接近圓滿階段。2013年7月，兩校法人合併後，正式登記完成，成為「法鼓

學校財團法人」。

2013年12月，校園第一座建築「禪悅書苑」正式取得使用執照，達到申請立案的基本條件，符合樓地板面積一萬兩千平方公尺的標準，此為校園工程進度重要的里程碑。

禪悅書苑為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推動「大願興學」，而於2007年2月舉辦「遊心禪悅」書法展，護法善款捐建而成，聖嚴師父並為之取名「禪悅書苑」。

2007年6月，得香港李家祖先生認同聖嚴師父辦教育的精神，成就其夫人李吳麗英女士慈悲發心之遺願，捐助一億八千七百萬元予法鼓大學之籌建，莊嚴校舍，成就教育。本校為表彰功德，常念大願，將書苑圖書館命

名「麗英館」，學子研讀麗典，書苑培育英哲。

其次在立案申請部分，2013年12月，教育部建議以「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設，並將「法鼓佛教學院」納入「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合併計畫。

2014年1月法鼓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會議通過立案申請書及合併計畫書，同時提出首任校長擬聘人選為惠敏法師。

董事會通過後，隨即檢陳立案

申請書、合併計畫書及相關資料送教育部。

2014年2月，教育部著手安排審查委員及相關政府單位蒞本校及人文社會學院預定地，進行現地勘會事宜。

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與佛教學院，亦同時開始針對未來課程與行政作業進行資源整合的密集討論，期望學校正式立案後，校務得以順利推展，共同完成大學院教育的階段任務。



▲校園第一座建築「禪悅書苑」取得使用執照，是校園工程進度的重要里程碑。

植樹在法鼓 環保護生育良材

彰顯植樹節造林愛地、環保護生的美意，農委會林務局於每年3月12日植樹節主辦中樞紀念植樹活動，本年度選在法鼓山大學院校區舉辦，典禮邀請總統馬英九先生、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本校校長惠敏法師等二十多位國內政要、地方首長及學界人士，共同栽植十八株蘭嶼羅漢松，隨後也有近三百位民眾各自種下棟樹、相思樹、臺灣赤楠、無患子、烏心石等原生植物，為法鼓大學院校區，帶來一片和樂的生機。

馬總統在植樹前表示，法鼓山將園區環境調理得非常好，與政府倡導植樹的理念相應，總統也引《孟子》：「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荀子》：「鼃龜魚鰲鱉鱉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請社會大眾效法古代賢德環保護生的理念，同心面對地球暖化、生態破壞的問題。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感恩前來植樹的三百多位嘉賓，在植樹節選擇來到法鼓山大學院校區播下善根種子，期望社會大眾能一同呵護臺灣、愛護臺灣，體察無論是樹木或是環境裡所有的人，都是生命共同體，只要和諧包容、互敬互諒，自然充滿希望光明。

方丈和尚闡述佛教與樹的相關典故，如釋迦牟尼佛出生於無憂樹、悟道於菩提樹，也提到法鼓

山創辦人聖嚴師父在規畫本校圖書資訊館時，為了保育預定地上七棵樹齡一百五十多年的雀榕，而將圖書資訊館後退了十公尺，雖然因此增加施工的難度，卻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具體實踐。

最後方丈和尚強調今日與會嘉賓在校區種植的樹，就是菩提樹、就是道場樹，也就是大學之樹，都是法鼓大學的新生。佛經當中有以「人中樹」來比喻佛陀，如大樹般護佑眾生又利益一切眾生，方丈和尚也祈願將來進入校園的學子，都能展現「人中樹」的精神，為世界和平利益一切眾生，而法鼓山也將適才適所地給予養分，幫助學生扎穩根基，成為利濟群生的大樹。



▲中樞紀念植樹活動後，與會貴賓於總統馬英九手植的羅漢松前合影。

七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慶祝大會及專題演講

- 時間：4月8日 14:30~16:30
- 地點：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
- 講者：李貞吉教授
- 講題：多元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的經驗分享

◎學生社團成果展

- 時間：4月7~11日 9:00~16:30
-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圓廳

◎運動趣味競賽

- 時間：4月9日 18:00~19:00
-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圓廳

◎春季五分鐘說書比賽

- 時間：4月8日 9:30~11:30
- 地點：金山醫院六樓



杜正民教授獲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獎

本校杜正民教授繼2012、2013年分別榮獲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後，再於2014年榮獲教育部為期三年之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項。杜教授並將獎金全數捐贈學校做為學生獎學金，嘉惠學子。

杜正民教授畢業於中華佛學研究所，為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在臺灣舉辦第一屆禪七的學員，於學術及禪法上皆精進修學。歷任本校圖書資訊館館長、副校長，現為本校專任教授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副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漢籍全文工作小組」、「文獻與檔案主題小組」召集人，同時也是EBTI國際電子佛典協會委員臺灣代表、ECAI國際文化地圖協會創始會員。

十餘年來，杜教授一直從事佛學與資訊的研究發展與國際學術交流，在國際佛學界上聲譽卓越，是一位謙厚踏實、熱心教學研究、用生命奉獻投入工作的優秀學者。

陳鏡之同學獲全國專業英語詞彙能力大賽北一區冠軍

由臺灣師範大學與測評中心主辦的「2013華人資訊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專業英語詞彙能力大賽」，學士班二年級陳鏡之同學，在班導師溫宗堃老師的帶領下，代表本校參加此項競賽之觀光科項目，並在有限的五十分鐘內，完成五百題專業題目，以滿分之姿，榮獲北一區冠軍。

本校擁有優秀的外語師資、多樣化的外文書籍，在這些豐碩的外語資源與環境中，希望能培育出更多優秀外語人才，因而在語言與翻譯中心規畫下，將於2014年7月22日到8月14日（共四週）舉辦「暑期英語密集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佛教學院七週年校慶：

跨界與轉型

2013年7月，原

「財團法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已與「財團法人法鼓佛教學院」合併存續更名為「法鼓學校財團法人」。2014年1月下旬，將立案申請書、合併計畫書送教育部審查。4月中旬，教育部將作實地會勘，順利的話，或許今年可以完成併校。因此，兩校校園可以「跨界」（crossover）法印溪，共享教育資源，學校的學科與領域也會產生各種「轉型」（transformation）的可能性，這也是法鼓佛教學院七週年校慶的主題意義。



雖然「跨界」是半個世紀前從音樂排行榜所產生的語詞，但是卻帶動了古典音樂的「跨界」，例如：大提琴家馬友友之「探戈靈魂」、「阿帕拉契之旅」等音樂專輯，以及1998年發起「絲綢之路計畫」，促進各國文化與藝術交流，融合文化傳統與現代意義，成果受到國際肯定，於2010年，將計畫與哈佛大學開展各種合作方案。這種「跨界」與「轉型」的觀念與實例，在當今全球化地球村、資訊化網絡社群，對科學、人文、宗教等領域也都發展出突破性的成果。

我們個人也可「跨越」自他、國家的人際關係，學習「慈悲喜捨」四無量（沒有界限）心，跨越主修或專業組別、領域、文化，突破學習與實用的落差，止觀雙運，「所依」（身心）轉換，成就「轉依」。

因此，期待所有教職員生可以隨著佛學系之博碩學班與人文社會之生命教育、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社區社群再造碩士學位學程的「跨界」與「轉型」有所突破，建構佛法與世學兼備的多元的教學環境，以培養具有因應全球化地球村公民之素養與能力。

參學法鼓山

體驗到在生活中落實佛法

◎成慶（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

每一年來法鼓山參訪的人如曹源、法印的溪水一樣連綿不絕，但細細想來，對於上山的人而言，其實各自動機、目標都有些許不同。

做為一個漢傳佛教的研究者，來到法鼓佛教學院，似乎是很理所當然的。這是一個以弘揚漢傳佛教為己任的道場，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以及東初、靈源老人，本就構成了一段簡短且精要的近代漢傳佛教史。

不過我來到法鼓山，除了一般的學術研究目的之外，心中還懷有另外一個深層的動機，那就是以「修行」的視角去觀察、體驗法鼓山。

在不短不長的四個月裡，我參與了各種類型的活動，無論是聽課、講座，還是禪七、水陸法會，或是場布等義工活動。在

這些具體的場景中，法鼓山的性格逐漸變得清晰，它不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符號，而是鮮活的存在。這讓我再度清楚地認識到，佛理如不能切入日常生活，就可能抽離掉其活潑潑的脈絡，而不可能為人接受，而且如果實踐不能以正確的知見去導引，則也可能會落入各種非佛法的偏執陷阱之中。

相較之下，大陸的佛學教育常常要麼流於教條的宣說，而無法體現出佛理落實於生命層面的力量；要麼則是將其做為某種已經「死亡」的文化傳統，而缺乏將其轉化為未來社會心靈重建的思想資源。而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在法鼓山上尋找到解決之道，雖然這樣的借鑑難以一步到位，但卻是一個可以長期努力而實際的可行方向。



短短的訪問之旅，除了在研究方面深受其益之外，或許更讓我畢生難忘的是，法鼓山顯現出通過教育和弘化，而展現出的那種漢傳佛教應有的風光與格局，這或許是此次入寶山而未空歸的最大收穫吧。

《看見臺灣》觀後感

以空拍的角度看待人生

◎溫宗堃（語言與翻譯中心主任）

上回進電影院是為了觀看《賽德克·巴萊》，這次則因《看見臺灣》再次踏進久違的電影院。《看見臺灣》從一般人平常難以採取的角度——空拍，來看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

影片想傳達的訊息，應該是希望觀眾看見「這個島嶼的美麗與哀愁」。如旁白所說，如果沒看過這樣的臺灣，那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的確，空拍是一個特別的視角。臺灣山河大地的壯闊與美麗，在空拍下美不勝收；

同時人類的貪婪、無知帶給大地的傷害——臺灣的悲哀，也在鏡頭下一覽無遺。

我向來喜歡從空中俯看的感覺，每回飛機起飛、降落時，我總喜歡看窗外變得如模型般的景物。這讓我感到：天地何其遼闊，人何其渺小，就像古人說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這樣的感覺，似乎帶來一種釋然，讓人多少能放下汲汲營營的欲望，感受到一種解脫的感

覺。觀賞電影之際，我正好剛結束十餘天的正念禪修，因此聯想到，空拍與正念禪修，不也有些許類似之處。畢竟，禪修正是以「空拍」的角度，看待我們自己和人生——透過禪修，我們也看到自己的美麗與哀愁，更如實地了解所謂的人生。

最後，我滿喜歡影片末尾的場景——攝影機從空中環繞拍攝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頂峰唱歌、拍手，帶著清澈、嘹亮的歌聲，好像在告訴我們：當下已然美好，未來仍充滿希望。



佛教發展的大樹譬喻

——讀Erik Zürcher的啟發

◎楊鎮鴻（碩士班二年級）

我們可以從Zürcher的作品《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中得知，早在距今五十多年前，Zürcher就已經提醒讀者，避免使用「文化本質論」的預設，來對佛教進行泛論式地思考和理解。但直至今日，只要我們稍微留意，就會發現這一類型的預設和其所伴隨的價值評判，仍無所不在的圍繞著我們。我們當然不會接受這一類的預設，是一種認知上的先驗形式，但若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前理解，我認為也不盡貼切。

校長惠敏法師在2013年11月份《人生》雜誌中，發表〈佛教禪修傳統與現代社會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提到：「猶如同一株樹幹（印度佛教傳統），長出的兩大枝幹（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傳統），如何探究佛教各種禪修傳統的起源與發展，去蕪存菁，或善用「方便」悟入「真實」？」而這樣的譬喻，是否恰好與

Zürcher的態度相反？我認為，像這類簡易的線性史觀就像誘惑一般，且易使人在心中撒下種子，以至於在他日，與「印度中心論」做一種聯想，然後情不自禁地做出各自表態的價值判斷。例如「佛教中國化」的論述，易陷入「印度中心論」的價值判斷，而忽略漢傳佛教的主體性。

無論樹喻是否妥當，如果我們嘗試呈現多樣可能的解釋，例如：不同傳承如同各自發展的大樹，但在莖部是交錯纏繞；或是隨風飄散的花粉在不同時間、地點落地發芽。即使這些譬喻有各自的缺陷，但如果可以一併的提及或考慮，將可以激發我們更謹慎地思考佛教的傳播做為一跨文化交流的歷史現象。否則，人們往往容易帶著某些自己不易覺察的預設來看待事物。

現在，可以請您想一想Zürcher會使用什麼樣的譬喻？那您呢？

開啟藏傳佛典漢譯的新頁

本校與欽哲基金會共同合作「藏傳佛典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計畫」

漢、藏佛典由於譯經年代的差距，以及其他各種因素，造成許多佛典僅有藏文譯本，或僅有漢文譯本。因此，將藏傳佛典完整翻譯成漢文，一直是眾多華文界佛教徒的心願。2012年欽哲基金會於香港大學舉辦「佛典傳譯、漢藏互譯籌備研討會」，經多方討論後，基金會希望邀請本校，成為藏傳佛典漢譯計畫的重要合作夥伴。

欽哲基金會代表姚仁喜先生與游欣慈女士，與本校持續一年多的商議與策畫，雙方達成合作的共識，將此計畫命名為「藏傳佛典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計畫」。2014年3月6日下午，本校校長惠敏法師與欽哲基金會董事長宗薩欽哲仁波切代表雙方，於法鼓山安和分院舉行簽約儀式，正式開展此一計畫。

本計畫主持人蘇南望傑老師（日本佛教大學博士）表示，從元代到清朝，藏傳佛經曾經四次翻譯為蒙古文、滿文，今日於高等教育機構設立漢譯單位進行翻譯工作，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西藏譯師與印度本地之交流，直至佛教在印度發展的晚期，仍在持續進行且相當活躍，兩地接觸時間相當長遠，因此即使除了藏傳中的密典，仍有上千部的經典為漢傳經、疏所無，非常值得譯出。

西藏大藏經大致分為甘珠爾

（佛說部）與丹珠爾（論疏部）兩部分，本計畫將補足漢傳佛典缺佚的部分，或缺乏現存梵本的論典。為秉持譯經院三堂結構「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的正統程序，包含計畫主持人、外包譯者與研究助理，且在審查、潤稿、排版、出版的

每一道流程，都委由專業人員負責，並且每月召開例會共同檢討、研究翻譯的經文精義。

此外，為造就優秀的藏漢翻譯人才，接引有志擔負藏漢翻譯事業之青年學子加入譯經計畫，本校也正在推動「翻譯人才培訓計畫」，期望此譯經工程能長遠持



▲本校校長惠敏法師（左）與欽哲基金會董事長宗薩欽哲仁波切（右）代表雙方，於法鼓山安和分院舉行簽約儀式。

續，甚至可望將現有梵本佛典與藏文、漢文對照。未來，本校並將陸續開辦相關課程，歡迎有志

延續玄奘大師以及歷代譯師精神願力的學人，共同加入此一難遇的偉大譯經工程。

在雲端重見聖嚴師父

「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位典藏與理念推廣研究」專案第一次成果發表

◎辜琮瑜（校長室助理研究員）

在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圓寂五週年的時刻，「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位典藏與理念推廣研究」小組，以緬懷師恩的

心，於2014年1月20日下午，在法鼓佛教學院階梯教室，透過成果發表會，將聖嚴師父留下的文物史料，以數位典藏及影音介面的

形式呈現。除了讓大眾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聖嚴師父的思想與生命脈絡，也提出了未來研究與活用的發展向度。

本次成果發表會的主辦單位，包括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聖嚴教育基金會、法鼓山僧團、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位典藏與理念推廣研究專案小組等。主要發表人為計畫緣起與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分別為中華佛研所所長果鏡法師、法鼓佛教學院杜正民老師及洪振洲館長。

發表內容主要為兩個面向，其一為工作進度報告，包括實體文件盤點與圖檔掃描進度，涵蓋師父有關法義的手稿，共盤點5,708件，圖檔掃描6,602筆；筆記類盤點4,262頁，掃描圖檔共

2,508筆；另盤點親筆書函1,932件，預計於2014年完成圖檔掃描。文件標記部分，含《法鼓全集》相關圖檔，共計3,685筆；年譜、2000至2009年年鑑，及《美好的晚年》中的重要記錄，共參照整理出3,805筆。

其二為介面與技術部分，分別建立管理與瀏覽介面，以及數位物件管理系統的後端資料庫，另透過法鼓全集與圖檔所結合的GIS介面、聖嚴師父生命故事瀏覽介面等具體呈現。

其中聖嚴師父生命故事瀏覽介面，本階段以四大主題呈現，包括師父的人際網絡、禪修指導、結緣墨寶及圓寂與辭世偈等。GIS介面，則為跨越時空的全面性整合，涵蓋圖檔、手稿、文件、地圖等，可快速瀏覽單一事件中的所有、人、事、時、地、物等元素。

未來專案小組將持續透過實體資料的數位化進程，以及相關技術與介面的逐步開發，以達致下述目標：讓使用者可透過自訂主題深入理解師父思想，更完整呈現師父一生的生命歷程，了解師父不同時期的禪法教學內容，此外亦可結合影音、手稿，於其中聆聽師父開示，宛如親炙；對於有心從事師父思想研究與探討者，更能提供跨越實體書的全方位檢索。

本專案中所整理之數位典藏內容，未來可配合法鼓山體系各相關單位做連結，因應大學院、大普及大關懷等三大教育所需，充分將聖嚴師父所留下的法寶，以更多元而深廣的方式貼近大眾，並透過數位時代的特殊元素，完整、立體而跨越時空地呈現出師父完整的生命故事。



▲計畫主持人之一洪振洲老師，介紹本專案第一期的成果。

Pureland on Line ——轉化生命創意工程專案

◎辜琮瑜（校長室助理研究員）

一位曾歷經生命中身心困頓的實業家，興起希望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將良善種子傳布於世間的願心，卻苦於遍尋不著託付對象。然而就在參加了本校第100學年度的畢結業典禮時深受觸動，也為自己的願找到了實踐的方向。

2013年7月，經與本校幾位師生規畫與討論後，這位實業家決定於本校設置「轉化生命創意工程」數位平臺專案。本專案以心靈環保為核心理念，結合四個面向呈現，分別為life story，idea，native，export（LINE），即素人生命故事、創意轉化、在地關懷及網路多元傳播。

內容則涵蓋本校畢業同學的行門呈現、素人故事書寫與採訪、正向生命體會的專題等。希望透過網路的影響力，傳遞淨化世界的故事與觀念，在網路世界中創造清

流，建立一方淨土。

為了達致專案的宗旨：「昇華人文素養，開發心靈智慧」，我們嘗試以一般大眾所能接受的方式開始進行，將心靈環保的理念與現代文化、社會、宗教、心理等各領域結合應用。未來則連結學院學生的行門呈現與社群地方再造的構想，並集合廣大網友的力量來共同實踐「創意理念實



驗室」的理想。

此平臺的特色是，成立和參與者皆是「素人」，亦即任何認同理念並願意提供個人生命故事與體會的人。初期由專案小組撰述，透過呈現的內容提供讀者反思與沉澱。未來則將藉由建立與網友互動的平臺，將概念經由創意轉化，呈現可落實於生活中的諸種可能性。此外也將發展利益社會之活動，邀請企業或群眾，鼓勵以創意實踐夢想。

本專案第一階段工作為資料整理、故事蒐集、學院同學行門呈現整理與網路平臺設置。於此同時，則先於facebook的社群網站設置「人間情事生命書寫」的粉絲專頁，以圖文呈現方式，將專案理念透過觀念、故事、短文的撰述，手繪圖與相片的結合，為專案網路平臺正式推出前暖身。

The Western monk who plays the guitar

by Bhikṣu Youmin

The tradition of chanting the “Dedication of Merit”, which is universal among all Chinese Buddhist ceremonies, was beauti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ung with a guitar by a senior Western monk!

This was my impression of Rev. Heng Sure when I first met him at Berkeley Buddhist Monastery — beside his fluency in Mandarin, his Buddhist wisdom, and his sense of humor in preaching the Avatamsaka Sūtra to audiences of different ethnical background. Indeed, Prof. Tu had advised me to be mentally prepared before attending the weekly lecture at the monastery: “Rev. Heng Sure is a special monk,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would expect of our tradition,” Prof. Tu said.

And he was right. Ordained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by Rev. Xuan Hua (well-known for his strict monastic practices) Rev. Heng Sure was among the first few Westerners who became the disciples of this Buddhist monk

from the Far Eastern tradition. As a young man who had decided to dedicate his life to the saṅgha, he and Martin Verhoeven initiated a pilgrimage journey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 at Ukiah some 800 miles away, all the way walking and bowing and sleeping in a small van by the road. And in order to overcome his attachment to talking, the Reverend even observed the vow

of silence for a period of six years during and after the challenging pilgrimage.

“I was a musician when I was young,” he said. And so he gave up his passion in guitar immediately after his ordination and never thought he would pick it up again. Some years later his master asked him to use his talent to write and sing Buddhist songs while teaching the Dharma. He hesitated at first. “Could a

monk do that?” he thought. And he did it. He might be the first Buddhist monk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who sings and plays the guitar in public,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the East.

Rev. Heng Sure once took me to a conference on interfaith dialogue hosted by a local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giving a talk on Buddhist ethics. There wer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various faiths at the conference seriously engaging in the dialogue of religious ethical conducts. Facing the big crowd, we were the only Buddhis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eager to hear Rev. Heng Sure’s speech after they had heard much about the topic from the Muslim and Hindu perspectives.

“No killing, no stealing”, he started singing about the Buddhist five precepts using his soft tone and the guitar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Everyone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singing and soon a choir was formed inside the packed con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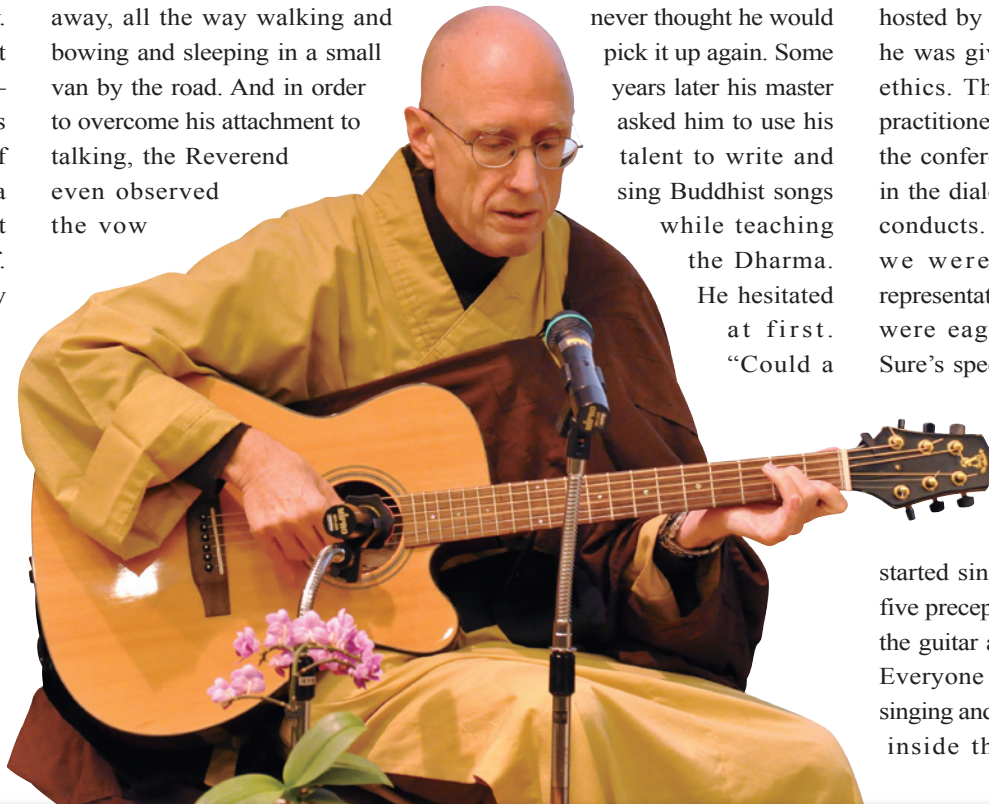
room. At that moment, I believed, we all forgot our differences in religious faiths. At that instance, we also forgot our differences in skin colour. And at that point we were touched deep in our heart by the rhythm and meaning of the song, which reminded us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moral values of being a person. We felt as one.

Rev. Heng Sure’s use of guitar and songs in his Dharma preaching is very successful in the West. I believed that Rev. Xuan Hua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in using a Western tradition to propagate the Dharma to Westerners. The guitar and the Dharma blend together so well that I believe Rev. Heng Sure has surely become a new Buddhist icon in the West.

Would his preaching style, however, be accepted in a more conservative Buddhist environment such as DDBC? There were some uncertainties when Rev. Heng Sure asked me whether or not he should play the guitar during his lecture at DDBC. I could not assure him of an absolutely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 audience, but I trusted him. “Please do so,” I asked, as I believed he would touch the deepest part of our heart with the essence of his Buddhist songs and skillful guitar performance. And the evening of Dharma talk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success. We sang along with melodious Buddhist songs such as “Praise to the Buddha” (with the melody of Amazing Grace), “Yaśodharā”, and of course, my favourite “Dedication of Merit” before concluding the talk.

In the past the Buddha used various means to preach his people. Hence, in modern society we should try to use a most efficient and meaningful way to spread the Dharma as well. Of course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every monastic should start singing and playing guitar now because I can see that every skillful means has its limitation and therefore it should conform to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We have to use our wisdom to decide which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our talent and character, and not afraid to be creative. In fact, Rev. Heng Sure once jokingly said that he had created pressure among junior monks since they had to follow his example to play the guitar in order to teach. He was right, indeed, in the sense that we should follow his example of always maintaining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an innovative, open mind.

Finally, “may we all become compassionate and wise.”



My Journey & DDBC’s English Blog

by Luke Gibson

Dear reader, My name is Luke Gibson and I am currently a third year graduate student here at DDBC. Before I present the English blog dedicated to DDBC, I would like to preface this segment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what brought me to DDBC and what has been my experience here.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to an American father and a French mother, and was brought up in Southern France where I conducted my studies until I left for Asia when I was 22. My encounter with Buddhist thought happened around the age of 16 when I came across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The Art of Happiness’, a dialogue between psychologist Howard Culter and the Dalai Lama. The idea contained therein that happiness could be attained through the conscientious cultivation of one’s inner ecology of thoughts and emotions resonated deeply in me, giving me the first tools that would help me contend with and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fears that had crippled me for so long.

During my first year in Taiwan, those seeds planted at an early age led me to join Dharma Drum Mountain’s weekly meditation group for non-native practitioners in Taipei where I learned about Master Sheng Yen’s teachings, vision, and the school he had founded. Towards the end of my second year in Taiwan I applied to DDBC, which offered to satisfy both my wish to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rma through the study of primary

literature, as well as quench my thirst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with the learning of Sanskrit and Pali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Chinese in class and daily life. After two years of studying here, I feel like the college gave me the space to explore the deeper questions that had brought me to Asia in the first place, enriching my thoughts not only with the input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but also with the transformative 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the many great practitioners and friends that I met here.

My wish to create a blog that would give an overview of DDBC was thus born of the gratitude I feel towards the people who have contributed and continue to work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like me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and progress along that path. As part of my second year project I thus decided to set up a small website that w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the founder’s vision to the college’s curriculum, but could also give viewers a felt sense of campus life by embedding throughout the blog’s pages a large quantity of pictures. I still have many things I would like to add to the blog once I finish writing my thesis and any suggestion is most welcome.

Having benefited so much from my experience here, I really wanted to ‘get it out there’ so that others who share my interests in Buddhist studies, practice and languages might learn about this unique institution. Moving into a different culture will never be free of

challenges and hurdles, but my experience here has been one of finding a truly humble, accepting and giving community of people, which is more than I had ever hoped for. In this day and age, finding community, purpose and hope is no small ordeal, but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exposure to these ancient traditions and remarkable people, I feel much has changed in me since I first set foot on Taiwan more than four years ago.

If you haven’t yet, please come and check out the blog at <http://ddbc-blog.com/>, and may there always be happiness in you. *Sotthi te hontu sabbadā.*

